

横绝中流是此桥

——冯友兰在 1919

李浴洋

以取得博士学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为留学的主要目的，是留美学生与此前的留日学生的一大区别。不过在当时，类似冯友兰具有“想要得个博士”的想法的留美学生，其实并不占据主流。

在冯友兰的个体生命史中，1919年或许可谓一个空档期。此前一年，他结束了自己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为期三年的学习，6月毕业以后，返回开封，从9月起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的语文与修身教员；之后一年，他正式入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于1923年完成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之后，毕业归国，受聘中州大学教授及哲学系主任。对于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冯友兰而言，1915至1918年间的北大经历与1920到1923年间的哥大时光作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备受时人与后世的研究者关注。而夹在两者之间的1919年，当然也就通常仅被视作其前一阶段的延伸或者为后一时期所做的准备罢了。尽管晚年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反复强调“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由于在运动现场的“缺席”，再加之该年未有显赫行迹进入既往对于“五四”的历史叙述的视野，所以一般来说，冯友兰几乎不被作为一位“五四人物”加以看待。甚至单在学术史上，1919年的冯友兰似乎也没有什么非讲不可的故事。

可是不应忽略的是，正是在1919年，冯友兰迈出了其学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即在5月与6月先后通过了河南省教育厅与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两轮选派留美学生考试，取得赴美资格，并且在9月前往上海等候启程，12月顺利抵达纽约。这一系列举动看似与“五四”并无直接关联，其实却不然。而冯友兰在1919年的故事还远不止此。赴美以前，他在开封一面任教，另一方面还投注心力编辑了《心声》杂志，“在当时的河南，这是惟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了”（《三松堂自序》）。在自述与年谱中并不“热闹”的1919年（《三松堂自序》与蔡仲德的《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对于1919年事项的著录都十分简略，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讹），在冯友兰的生命史中其实大有“门道”存焉。

《心声》与“五四”

关于1918年6月从北大毕业返回开封之后的经历，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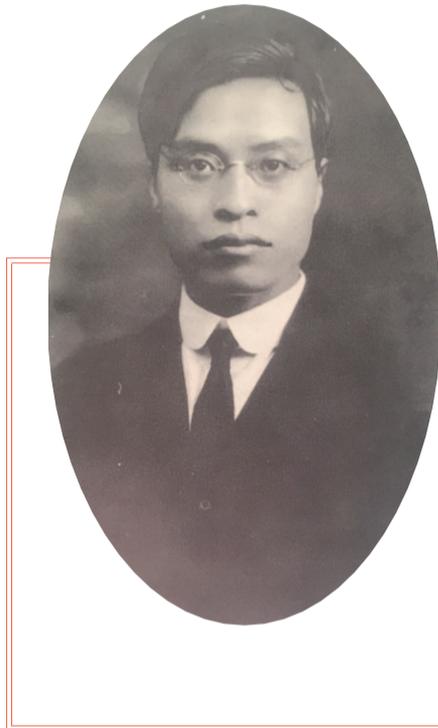
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有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我当时担任功课比较少，就叫我当编辑。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说：今更以简单之语，声明本杂志之宗旨及体例曰：

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之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道路，而促其进步。

这个刊物的内容很平庸，但在当时的河南，这是惟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了。

冯友兰在此提示了编辑《心声》杂志是他在开封时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不过与晚年认为“这个刊物的内容很平庸”不同的是，在1924年8月为出版《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一书撰写的篇幅不长的英文简历中，他却特别交代自己毕业以后，“旋回开封，编辑《心声》双月刊，评论各种当代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冯友兰不但十分看重自己的此项履历，而且还专门提及其内容。人在不同阶段对于同一对象可能持有相异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无论是时隔数年，还是相去数十年，冯友兰都不忘指出编辑《心声》的意义，这自然值得注意。

冯友兰在1979年4月写给《五四运动在河南》一书编者庞守信与林浣芬的信中曾经表示，《心声》“杂志社于一九一八年暑假筹备，于暑假后开学时出创刊号，初为周刊，一九一九



正是在1919年，冯友兰迈出了其学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通过留美学生考试，取得赴美资格，12月顺利抵达纽约。

年改为月刊，每期发行一千份左右，延续到一九一九年暑假前后停刊，共出多少期，记不清楚了”。不少研究者对于《心声》的了解，都是根据此信以及《三松堂自序》中的相关回忆。当事人的叙述当然是难得的一手文献，但在征引时，也不可尽信。例如，冯友兰在此信中提到的《心声》“初为周刊”的说法就不甚准确，还是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英文简历中所说的“双月刊”更为接近实际。尽管《心声》从未明定为“双月刊”，但其事实上的出版周期却庶几近之。

《心声》创刊于1918年下半年，具体时间应在冯友兰入职河南第一工业学校的9月，起初为双周刊，至1920年1月出满十期以后，编为第一卷，此后出版的各期标为第二卷，同时改为月刊；杂志在第一卷中就屡有脱期与合刊现象，尽管名为双周刊，但实际的出版周期大致介于月刊与双月刊之间，第二卷亦不知终于何时，目前所见最后一期为第二卷第七期。第一卷第一期中，除去《发刊词》，冯友兰还发表有《新学生与旧学生》一文。此文

可以视为对于《发刊词》基本精神的补充。

关于《心声》杂志，另需专论。这里只说其与“五四”有关的故事。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消息传到河南。1919年5月9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首先举行女界国耻大会。12日，开封政法专门学校发起召开省会各校学生联合大会的倡议。13日，联合大会举行，到会者包括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河南第二师范学校、河南第一中学与河南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大会决议发表通电，同时筹备召开河南国民大会，动员河南各界参加爱国运动。18日，国民大会在河南第一师范学校举行。此后，运动在河南被推向了多个社会阶层。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先做出反应的知识群体正是《心声》同人。

1919年5月7日，《心声》杂志社在《新中州报》上发表了《告各界书》，明确提出“学业为学生第一生命，牺牲学业为青年一种最苦的事情”，主张——

怎样才能救国，只有真正知识。怎么样求真正知识？赶紧砥砺学业。诸君的真知识就

是国家的真精神。诸君旷废学业一日，国家暗地即受一部分的损失。

这一《告各界书》很有可能出自冯友兰的手笔，即便不是，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中可见，他一方面承继了蔡元培与胡适等人的立场，认为学生“救国”首在“学业”；另一方面，他又对学生们的爱国情怀感同身受——1918年5月，他从北大毕业之前，也曾经因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缔结军事合约，与其他北大同学一道，前往总统府请愿。1919年8月28日，《心声日报》终刊。此一时间终刊源自冯友兰此时已在打点行装，准备赴美留学。最后一期上，冯友兰撰文，肯定了五四期间催生的河南国民大会召开以来取得的成就，不过，他对于社会各界将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乃至“依赖”在学生群体的身上表示不以为然。当然，他也力陈通过教育与学术建设推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学生群体的自我提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些都可被视为他在过去五个月间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对于北京以外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地方”而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流播基本都存在明显的时差。从《告各界书》到《心声日报》，可见《心声》同人希望能够对于两者分别做出回应的努力。《心声日报》停刊以后，《心声》还继续出版。冯友兰的这一思路在后续的杂志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贯彻与彰显。

“游学”还是“留学”

在冯友兰初到大洋彼岸的1920年1月，《心声》第二卷第一期刊世。该期的《本社改组宣言》除去宣布杂志由双周刊改为月刊之外，还进一步表示——